

暴雨祭祀

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 —廖政明—

一連幾天暴風雨，河裡的水已經超過警戒線。波濤洶湧的河水，挾着暴風雨的惡勢力，猛烈襲向那堵又長又厚的堤防，隨時有浪頭衝進堤的這一邊。看樣子，河水只要再漲高半尺，非灌進堤內不可。

入夜後，暴風雨在黑暗中更加呼嘯咆哮，洶湧的波濤及從上流來的大量滾滾山洪加上浪頭衝擊撞打灘到堤內響亮的聲音，在這黑夜中，匯成一支無間歇憤怒的咆哮！白天餘光已全部消失，空間裡充滿的是可怖的黑暗與憤怒的咆哮。

遠處老屋的門縫輕瀉出一絲微黃的燈光，在這漆黑的暴風雨夜，更顯出那一丁兒昏黃燈光的可憐。突然一陣淒厲的叫吼，劃破了暴風雨的憤怒，接着一個碩長的黑影，轟然地從老屋門縫衝撞出來，一路狂奔向着河堤而來，嘴裡不停地狂叫：

「月梅……妳這賤人……啊……妳為何要把肚內的小生命弄掉……啊……妳這賤人……。」聲音充滿着極端憤怒與絕望，淒厲而帶着極濃重的悲愴。雖然暴風雨一直憤怒着。

那碩長黑影蹣跚地掙扎自堤下爬上堤頂，黑暗中，突然幾個浪頭打過堤頂來。他口裡仍是淒厲的悲愴，但已聽不清在吼些甚麼，慢慢地他坐在堤上，讓兩足輕易地落在凶惡的渾水裡，屁股落在堤邊。暴風雨夾雜着憤怒一波波地衝向他，凶惡的浪頭一個接一個衝擊着他，再也分不出是水是人。然而他的屁股還是落在堤邊，兩足依然落在凶惡的渾水裡。除了陣陣地胸脯起伏，他的喃喃已捲入暴風雨的漩渦中！

那年冬初，憲舫帶着殘碎的心及病弱衰退的身

子，悄悄然來到臺中，在此地一古老教會的花園房，竟得一間精緻的單人住所，他打算在此幽雅的環境中好好地靜養，並修完醫學院的學分。每天在吃完晚飯後的他，總是穿過竹林爬上河堤看粼粼波光、歸帆、日落，然後走過堤旁疏落的屋宇，來到老屋的窗下，探視一位守寡的遠房表嫂一月梅，而後回到自己寓所，遵着醫生的吩咐，吃着紅白藥丸，之後看看書，日子就這樣地過去。

憲舫還記得那是個落冬雨日子的晚飯後，偌大房間顯得極安寧。突然有人輕敲着門，門開後，他望見月梅穿着翻白領紅毛衣；窄裙。一大縷烏黑的頭髮散跌到背上胸口上，身體濕漉漉，一對深濃汪秀的雙眼，閃光閃得很厲害，且不住地在憲舫那蒼白秀削的臉上梭巡。之後狠狠地盯着憲舫，雙眼漸漸地飽和強烈痛苦與強烈感情。腮上並露出幾片紅暈，眼角也是潤紅的。

「憲舫！」月梅溫柔地叫着，後她臉上的泛紅更加厲害。之後他替她撐傘，與她併肩走着，穿過了冬日脫了葉的樹木，踏上窄小堤頂，慢慢地他們消失在雨絲中。其後一連串的日子，憲舫在潔白的信箋上一直強烈地寫着：「梅姐……恨不相逢未嫁時……。」

愛情便這般地在月梅深濃汪秀雙眼的強烈企盼與憲舫濃得如墨頭髮下清澈的眸中生長着，在古典的咖啡廳彼此互相凝望，在偌大房間彼此耳鬢廝磨的呢喃細語，在冬雨時揮着傘的雨中散步，或在冬日寒風凜凜中彼此地互相擁抱，或是黃昏時日影綿長他們輕踏着堤頂而行。日子就這樣地長久下去，偶或落雨黃昏，偶或寒風瑟瑟；……就這樣他們共度了那年冬天。次年杜鵑花來得特別早——記得

是三月；也謝得特別快，他們共同呼吸三月梅香，林花的呢喃！

此後的日子月梅更是殷勤地照顧着他，他那修長身材背負著微尙瘦弱身子及發青的面皮，在月梅纖細的照顧下日漸地康復，面皮也漸漸地紅潤，記得又是落春雨的夜晚，他們躺在床上……突然憲舫光潤的額頭漸漸地沁出一層薄汗，抿着的薄薄嘴唇噙噙欲動，細長的手緊捉着月梅圓潤的雙臂喘息地說：

「我們將來怎麼辦？我們是不是還要繼續下去！繼續下去，總該有……！」

「我不知道！」她避開他的注視，奮力掙脫他的手，在他身旁狂淚呻吟。月梅知道自己沒有能力回答，她清楚地知道他們在一起只是更增加憲舫痛苦，但她又知道他已無法離開她，月梅無法為自己將來做任何註腳，或許只能像今晚上一樣，單薄的衣服，床；或者穿過脫了葉的樹林，輕踏着窄小堤頂，或者替他準備紅白藥丸子炖着營養湯，照顧着他的身子。他們也知道無可避免地將在傳統的束縛下屈服。

那年的夏季很長，來得特別早一五月，太陽特別凶，月梅冒着凶毒的太陽在晌午時，經常提着食品去看他，幫他準備藥丸子，也勸他保重身體，不要抽煙，不要鬧情緒。記得是一個沒有月亮夜晚，他們從臺中市鬧區走回僻靜的寓所，路燈的光迷迷濛濛，在窄小的暗巷裡，他們貼偲着前進，聽着彼此急促呼吸及緩慢的脚步聲，……。

那晚憲舫住所外冷清清的，房子裡懸着一盞小官燈，憲舫和月梅都臥在床頭上，月梅只穿了一件單薄小襟，一大縷烏黑頭髮跌在胸口上，她仰靠在床頭，緊摟着憲舫的頸子，憲舫赤了上身，露出青白瘠瘦的背來，他的倆手搭在月梅的肩上，頭伏在她的胸前，整個臉都埋進了她的濃髮裡。只見月梅一臉醉紅，兩個顫骨上，油亮得快發火了！額頭上盡是汗水，把頭髮潤濕了，她的眼睛半睜着，爛爛發光，嘴巴微微張開，喃喃淒怨地說：「舫，日子能這樣長久下去……嗎？」憲舫在一陣急促喘息後；猛烈地搖著頭，他無法為着突來的問題做任何置答，他只輕聲地告訴她：「後天我要到南部去受訓！」

七月的太陽很凶，南部的更凶，月梅經常在假

日去看他，勸他好好保重身體不要鬧無謂的情緒。每逢月梅來時憲舫眼睛總是閃爍着異樣在月梅偶泛架紅皙白的臉上巡梭，而月梅總是在一絲淒涼的苦笑後，緊接着一陣急促的緋紅，憲舫終於明白了！他無法掩抑這突來的喜悅，因此他溫文地安慰着她：「梅，不要難過，這不是很好嗎？我希望妳在臺中好好照顧着自己，也照顧着『它』！梅不要難過！妳挨過這日子！結訓後，我一定……。」

人們不會記述這一類故事，他們只把它當做茶餘飯後絮絮不停的資料；然而月梅卻開始為着肚中的生命感覺到絕望與恐懼，感到面臨死亡窒息的痛苦，沒有人原諒她一父母、鄰人、街坊；她想到自己是何等不幸，何等愚笨，終於她挨不住那些尖刀也似的眼光、冷嘲熱諷，最後在憲舫結訓前的半個月，她走進白色建築物、跪着央求穿白色衣服的大夫。

最末，月梅在憲舫結訓的前些日子，寫下一封給他的信，信上短短地說：「我們是愚笨的，不幸的……希望你趕快回來……。」

在那個暴風的日子，憲舫匆匆地從南部趕回來，神情疲憊，在老屋他看見了月梅蒼白哀怨的臉頰；她顫抖地說着：「孩子已經被弄掉了！」然後她纖細圓潤的雙手在激憤抖顫出一封潔白信箋，信上寫着：

「舫：離不開的是傳統的束縛，
免不了的是平凡軌跡。
掙扎在痛苦中，漩流在群小中。
我走了！願你自己保重！ 梅」

憲舫記得陷入這極端痛苦後，狂怒地咆哮着。「就這樣草草結束！」聲音極端憤怒並帶嘶啞。「是！」語音堅定，她盈蓄淚光的雙眼幽怨淒婉望着他。

憲舫突然揚起手掌摑打她，而她只平靜柔順地接受着並用手觸摸被打傷部，拿到唇邊輕吻着。

接着憲舫像一頭受創怒獅，憤然衝過那門縫！而外面暴風雨正呼嘯狂怒着。

× × ×
兩年後，筆者與友人在一個暴風雨日子相偕從北部匆匆趕來臺中，在大肚山公路旁公墓的荒煙漫草叢中撥尋到一塊大理石碑，上面刻着：「亡友，憲舫之墓」。據筆者與友人記憶，月梅在那晚已經吞服大量安眠藥，次日即香消玉殞，而憲舫也在半年後因憂思過度而逝世。一九六七·五月初稿